

散文、隨筆卷

名家精品輯

文学情种们的太虚幻景

是动人的情感与意义的履迹

以闹为生活的形式意蕴

是唐楚无奈的追忆与笑式迹



名家精品辑——

散文随笔卷

杨 洋 主编

广东旅游出版社

粤新登字 08 号

名家精品辑——

散文随笔卷

杨 洋 主编

*

广东旅游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中山一路 30 号之一)

武汉大学出版社印刷总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11 字数:300 千字

1996 年 1 月第 1 版 1996 年 1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20000

*

ISBN7-80521-616-9/I·243

定价(两卷):27.60 元 本册定价:13.80 元

目 录

童年.....	方敬(1)
清贫.....	方志敏(4)
苏州赋.....	王蒙(6)
芦沟晓月.....	王统照(9)
初冬浴日漫感.....	丰子恺(12)
向日葵.....	冯亦代(14)
珍珠鸟.....	冯骥才(16)
克钦山道中.....	艾芜(18)
江行的晨暮.....	朱湘(21)
背影.....	朱自清(23)
采蒲台的苇.....	孙犁(25)
独语.....	何其芳(27)
黄昏之献.....	丽尼(29)
新年试笔.....	阿英(31)
茶花赋.....	杨朔(33)
快乐的死亡.....	陆文夫(36)
菜园小记.....	吴伯箫(38)
我的母亲.....	邹韬奋(41)
紫藤萝瀑布.....	宗璞(45)
握一把苍凉.....	司马中原(47)
乌篷船.....	周作人(49)
我的母亲.....	胡适(51)
驮马.....	施蛰存(55)

甲子谈鼠	夏衍(58)
窗	钱钟书(61)
失眠之夜	萧红(64)
雅舍	梁实秋(67)
节操	曹聚仁(70)
缀	缪崇群(72)
温暖	张永乐(74)
迷途笛音	唐绿意(76)
寄贺年卡的人	李致祥(78)
分手也是一种美丽	吴金洁(80)
不易安眠	王统照(82)
手杖	王了一(84)
独对一山青	莫少云(86)
老人与树叶	志志(88)
沉默	梁实秋(90)
白马湖之冬	夏丏尊(92)
牵牛花	叶圣陶(94)
爱竹	周作人(96)
野草	夏衍(98)
君子之交	金湜若(100)
散步的情趣	司马长风(102)
重逢与友情	杨御龙(103)
生命中鲜明的片刻	王家诚(104)
多留一分自然	乐巨军(106)
境由心造	陶晓清(108)
今晚入梦	李佩芝(110)
爱之巢	郭芮(112)
那片桑梓	谢明洲(114)
情从今夜浓	许俊文(117)
过去随谈	苏童(120)
孩子,我为什么打你	毕淑敏(124)
白雪中的小木屋	陈志红(126)

红发夹	董德勇(129)
五色雨	张美华(131)
送你一片叶子	李华敏(134)
一颗眼泪	绒绒(137)
别绪	学昭(141)
沐浴	庐隐(143)
一回稀有的经验	江绍原(145)
野店	於梨华(148)
北平早晨的调嗓子	陈启选(149)
时间	沈从文(151)
论快乐	钱钟书(153)
男人和女人	庐隐(156)
淑女东西说	黄维芷(158)
初恋	周作人(160)
恋爱与失恋	俞平伯(162)
父亲的新年	傅东华(164)
枇杷	王以仁(166)
荔枝	钟敬文(169)
乡居闲情	钟梅音(172)
闲情	冰心(174)
醉	老五(176)
借钱的境界	余光中(178)
什么都快乐	三毛(181)
不亦快哉	梁实秋(183)
不交女朋友不亦快哉(酸葡萄)	李敖(185)
发	老五(187)
我若为王	聂绀弩(189)
白手起家	思果(191)
请客	王了一(194)
当我老了的时候(节选)	苏雪林(196)
世故三昧	鲁迅(199)
说模仿	郁达夫(201)

论做作	朱自清(202)
说笑	钱钟书(205)
独笑	施蛰存(208)
接吻——年轻的滋味	张宁静(210)
父王	萧萧(213)
乡下人的风趣	聂绀弩(216)
差不多先生传	胡适(219)
两面鼓先生小传	阿盛(221)
木讷	赵滋蕃(223)
沉默	周作人(225)
批评与骂人	丁西林(227)
吹牛的妙用	庐隐(229)
帽子哲学	钱歌川(231)
专门学问	柏杨(234)
口中剿匪记	丰子恺(237)
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	鲁迅(239)
官	臧克家(241)
酱缸国医生和病人	柏杨(244)
这种虫	李广田(246)
谈麻将	海戈(248)
走狗	邹韬奋(250)
杀人的艺术	陈虞孙(252)
讲狗	周建人(254)
森林中的绅士	茅盾(256)
我喜欢	张晓风(258)
发现了川端桥	徐钟珮(260)
孤独城	许达然(263)
绿	李广田(265)
爱晚亭	谢冰莹(267)
调寄小连琐	杨牧(269)
永远的憧憬和追求	萧红(270)
灯	巴金(272)

天才梦	张爱玲(274)
美丽的权利	龙应台(276)
风雨中	张秀亚(279)
说梦	冰心(282)
给胡也频的信	丁玲(284)
我已成了你的俘虏	林焕彰(287)
苦笑	梁遇春(289)
弦	何其芳(291)
迟暮	张爱玲(293)
躲在地上看星的人	苦苓(295)
菊子	陈西滢(297)
桥上	川岛(300)
少女的赞颂	朱大冉(302)
小茅屋	王孝廉(304)
乡思	孙福熙(306)
夜泣	凤子(308)
伊和他	叶绍钧(310)
早晨	肖传文(312)
信鸽	阿 苇(314)
黄玫瑰的心	林清玄(316)
读夫	应雪梅(319)
大海和吹拂着的风	(321)
父与子	尤金(324)
灯影内的人生	尤金(326)
蓝蝴蝶	姬小苔(330)
玫瑰往事(外二篇)	林清玄(334)
美丽的错误	席慕蓉(336)
一点喜悦	刘西鸿(338)
女孩子的花	唐 敏(340)

童年

●方 敬

说起到外祖家里去，我就乐极了。那座朗敞的院落，是我儿时的乐园，其中畅茂的花木至今还是我记忆里的一种装点。

一颗老年人的心，慈良又温和的，与一个孩子的热情融汇在一起，于年龄的距离间，闪烁着爱的光辉。外祖和平的目光与喜悦的容颜，都使我觉得充实。在想象中他的存在是超凡的，他主宰着我的心灵，我有点傲岸，且只知道阳光与温暖，乐居在他爱的境域里。他说我是他纯净的快乐和慰安。这种心灵的密合永远表现着爱的伟大。

我是他家里的一位常客，一住就很久。于是，我可以听到他的一位女邻居说：“这孩子简直不想家了。”我羞涩地笑着。于是一位和善的老邻人又问了：“你是你外祖不能离的拐杖吗？”

下午的阳光照耀着外祖的小寝房，经过花格窗和半掩的门。外祖坐在大圈椅上，戴着老光眼镜，手持一本小字书，看一会儿又歇歇。我坐在他身旁的矮凳上，静听着他偶尔说出的对于古人的赞词，很少几句。有时，我的想象飞出了窗口，升上蓝天，最后又落到一个百花盛开的园子里。但一有兴致，我又弄我的玩具，如仰望崇高的神灵，现在我的目光固定在他的眼镜上了：两片圆的厚厚的玻璃，镶上粗粗的黄铜框子，像两个鉴照我幻想的圆镜。经过它，我看见两颗光辉的眼珠，老人的眼珠。我想，人生如果是一首长歌，无论是忧郁的或快乐的，那吗老人的眼珠就是沉默的键子，不同凡响的，我最爱的就是它了。

现在，他的表情变得有点严肃，他惊异他的眼镜引起我的想象吗？我的目光使他觉得古怪吗？他在沉思着什么，不只一刻。然后，他微微的嘴唇开启了：“如你一样，不幸我也没有见过我的祖母。这架古式眼镜是她留下的一个亲切

的纪念，使我们后人追想的。”

“她也戴着眼镜看小字书吗？”“不，听说她有十支伶俐的手指，会刺绣绣花，在本乡她是以多才多艺出名的。”

我的外祖现在要抽烟了，我替他装烟，划火柴。烟管是长长的，挂有一个皮荷包，铜嘴铜斗，多节瘤，色黑发光，如有人问起它的来历，外祖一定会说它的年纪可大了。在他家里，它经历了好几代，最初的享用者大概是一个极爱好极讲究的人。关于他，连外祖也很模糊了。在他去世以后，这个古老的东西，不知怎地落到一个外戚手里，为了收复这个损失，两家的戚谊竟至决裂了。

外祖也喜欢到园子里或者户外走走，我，代替了拐杖，牵着他，也许他的手在我的肩头上。而他的拐杖呢，一根乌杨木做成的，黑油油的，有雕着龙头的把手，常挂在圈椅的靠背旁，这只精致的手杖是经过他的细心的筹思和选择的。在他所有的用具中，他最看重这个。以热烈的请求，我曾被允许拄过它几次，持着它的腰身，自己假装一个老人，躬着背，咳咳吐吐。对于老人的东西，我总是那样喜爱，因为它们不仅激动我的情感，还引起我丰富的想象呢。

我们在园子里了，慢步走着，在茂叶下，花径间，外祖指着 he 亲手种植的花木给我看，又说又欢喜。他最爱兰草，兰草是栽在瓦盆里，放在石台上。我们走出园门，看看天色和远山，岑寂使我们的心情静止于欲暮的景色中。于是两人选了一块石板坐下了。“你还是那样健旺。”一个荷锄的农人走过了。“呃，你们今年的收成很好吧？”“可以过活了吧。”

归途上外祖似乎有点倦意，我则想着，想把潜伏在心里很久的希望说出来。我凝视着他的眼珠和白须，它们像欠了我一个回答似的。终于我耐不住沉默了。

“外公，不用那个拐杖吧。我牵你还好得多。”

“是的。你还是我心灵的拐杖呢。”

“等我将来老了我再用它吧，给我吗？”

“是的，愿它也是你亲切的记忆的拐杖。”

我怎样愿意离开他呢？祖孙两人互助倚扶，在生活上表示一点诚挚与热心。但是，家里三番两次派人来接我回去，我用各种方法拒绝，最后就是躲藏也无用了。老仆人带来父亲的严厉言辞，我是最怕父亲的。外祖在我耳边说了很多的话，亲热而慰安的。终于老仆人带我上道了。外祖送我到一個土坡前，每次送行的终点，我上坡过桥，怕回头看：只使我心酸，从背后传来的他凄凉而又温和的声音：“下回同妈妈一块儿来吧。”直到拐弯处，我回望时，只见一

片竹林和林间隐约的黑色屋顶了。

从外祖家里回去，我没有一次是空着手的，也许带走的是一个古瓷水盂，也许是一个小小的海螺。我衷心地喜爱它们，好好地保存着，在一个黄木匣里。真的，我不忍提到时间的冷酷，很多年过去了，这些小小的玩意儿，无一不是引起我悲思和怅惘的来源，然而我愈加爱惜它们。没有它们，我会与辽远的昔日更生疏了。自然，我尤其不会忘记那只拐杖，那现在使我感到阴暗与凄凉，它后来落到我舅舅手里，随着他过了一些寂苦的岁月，现在又成为我舅母的伴行者了。在灯光下，在寂静的时候，我常感悲哀于幼时与外祖的预约，好，让我为孤独的舅母的健康祝福吧。

清 贫

●方志敏

我从事革命斗争，已经十余年了。在这长期的奋斗中，我一向是过着朴素的生活，从没有奢侈过。经手的款项，总在数百万元；但为革命而筹集的金钱，是一点一滴的用之于革命事业。这在国方的伟人们看来，颇似奇迹，或以为夸张；而矜持不苟，舍己为公，却是每个共产党员具备的美德。所以，如果有人问我身边有没有一些积蓄，那我可以告诉你一桩趣事：

就在我被俘的那一天——一个最不幸的日子，有两个国方兵士，在树林中发现了，而且猜到我是谁人的时候，他们满肚子热望在我身上搜出一千或八百大洋，或者搜出一些金镯金戒指一类的东西，发个意外之财。哪知道从我上身摸到下身，从袄领捏到袜底，除了一只时表和一支自来水笔之外，一个铜板都没有搜出。他们于是激怒起来了，猜疑我是把钱藏在哪儿，不肯拿出来。他们之中有一人，左手拿着一个木柄榴弹，右手拉出榴弹中的引线，双脚拉开一步，作出要抛掷的姿势，用凶恶的眼光盯住我，威吓地吼道：

“赶快将钱拿出来，不然就是一炸弹，把你炸死去！”

“哼！你不要作出那难看的样子来吧！我确实一个铜板都没有存；想从我这里发洋财，是想错了。”我微笑淡淡地说。

“你骗谁！像你当大官的人会没有钱！”拿榴弹的兵士坚不相信。

“决不会没有钱的，一定是藏在哪儿，我是老出门的，骗不得我。”另一个兵士一面说，一面弓着背重来一次将我的衣角裤裆过细地捏，总企望着有新的发现。

“你们要相信我的话，不要瞎忙吧！我不比你们国民党当官，个个都有钱，我今天确实是一个铜板也没有，我们革命不是为着发财啦！”我再向他们解释。

等他们确知在我身上搜不出什么的时候，也就停手不搜了；又在我藏躲地方的周围，低头注目搜寻了一番，也毫无所得，他们是多么的失望呵！那个持弹欲放的兵士，也将拉着的引线，依旧塞进榴弹的木柄里，转过来抢夺我的表和水笔。后彼此说定表和笔卖出钱来平分，才算无话。他们用怀疑而又惊异的目光，对我自上而下的望了几遍，就同声命令地说：“走吧！”

是不是还要问问我家里有没有一些财产？请等一下，让我想一想，啊，记起来了，有的有的，但不算多。去年暑天我穿的几套旧的汗褂裤，与几双缝上底的线袜，已交给我的妻放在深山坞里保藏着——怕国军进攻时，被人抢了去，准备今年暑天拿出来再穿；那些就算是我唯一的财产了。但我说出那几件“传世宝”来，岂不要叫那些富翁们齿冷三天？！

清贫、洁白朴素的生活，正是我们革命者能够战胜许多困难的地方！

苏州赋

●王蒙

左边是园，右边是园。

是塔是桥，是寺是河，是诗是画，是石径是帆船是假山。

左边的园修复了，右边的园开放了。有客自海上来，有客自异乡来。塔更挺拔，桥更洗练，寺更幽凝，河更闹热，石径好吟诗，帆船应入画。而重重叠叠的假山，传至今天还要继续传下去的是你的匠心真情。是你的参差坎坷的魅力。

这是苏州。人间天上无双不二的苏州。中国的苏州。

苏州已经建城二千五百年。它已经老态龙钟。无怪乎七年前初次造访的时候它是那样疲劳，那样忧伤，那样强颜欢笑。失修的名胜与失修的城市，以及市民的失修的心灵似乎都在怀疑苏州自身的存在。苏州，还是苏州吗？

苏州终于起步，苏州终于腾飞。为外乡小儿也熟知的江苏四大名旦香雪海冰箱，春花吸尘器，孔雀电视机。长城电风扇全都来自苏州。人们曾经担心工业的浪潮会把苏州的历史文化与生活情趣淹没。看来，这个问题已经受到了苏州人的关注。还不知道有哪个城市近几年修复了复原了这么多古建筑古园林。在庆祝苏州建城二千五百年的生日的时候，一九八六年，苏州迎来了再生的青春。一千五百年前的盘门修复了，是全国唯一的精美完整的水陆城门。环秀山庄后面盖起的“革文化之命”的楼房拆除了，秀美的山庄复原，应令她的建造者的在天之灵欣慰，更令今天的游客流连忘返，赞叹不已。戏曲博物馆，民俗博物馆，刺绣博物馆……纷纷建成。寒山寺的钟声悠扬，虎丘塔的雄姿牢固，唐伯虎的新坟落成，苏州又回来了！苏州更加苏州！

当我看到观前街、太监巷前熙熙攘攘的人群，辉煌的彩灯装饰的得月楼、松鹤楼的姿影，看到那些办喜事的新人和他们的亲友，听到他们的欢声笑语，

闻到闻名海内外的苏州佳肴的清香的时候，不禁为她的太平盛景而万分感动。当然还有许许多多的麻烦、冲撞、紧迫、危机与危机的意识，然而今天的苏州，得来是容易的吗？会有人甘心再失去吗？

不，我不能在苏州停留。她的小巷使我神往，这样的小巷不应该出现在我的脚下而只能出现在陆文夫的小说里，梦里，弹词开篇的歌声里。弹词、苏昆、苏剧、吴语吴歌的珠圆玉润使我迷失，我真怕听这些听久了便不能再听懂别的方言与别的旋律。也许会因此不再喜欢不再会讲已经法定了推广了许多年的普通话——国语。那迷人的庭园，每一棵树与它身后的墙都使我倾倒，使我怀疑苏州人究竟是生活在亚洲、中国、硬邦邦的地球上还是生活在自己营造编织的神话里。这神话的世界比真的世界要小也要美得多。她太小巧、太娇嫩、太幽雅，她会见过严酷的世界，手掌和心上都长着老茧的人不忍得去摸她碰她亲近她。

一双饱经忧患的眼睛见到苏州的园林还能保持自己的威严与老练吗？他会不会觉得应该给自己的眼睛换上纯洁的水晶？他会不会因秀美与巨大这两个审美范畴的撕扯而折裂自己的灵魂？他会不会觉得自己和这个世界已经或者正在或者将要可能成为苏州的留园、愚园、拙政园的对立面呢？他会不会产生消灭自己或者消灭苏州这样一种疯狂的奇想呢？

更不要说苏绣乃至苏州的佳肴美点了。看到那一个个刺绣女工的惊人的技艺和耐心，幽雅和美丽，我还能写作和滔滔不绝地发言吗？能不感到不好意思吗？还有勇气或者有涵养去倾听那些一知半解的牛皮清谈、草率无涯的胡说八道吗？在苏州呆久了，还能承受那些乏味、枯燥与粗野的事情吗？

苏州的刺绣，沉静的创造。苏州的菜肴，明亮的喜悦。苏州的歌曲，不设防的温柔。苏州的园林，恬美的诗情。苏州的街道，宁静的幻想。而苏州的企业和企业家，温雅的外表下包含着洋溢的聪明生气。这一切都是怎么发生怎么留存的？她怎么样经历了那大起大落大轰大嗡多灾多难的时代！

苏州是一种诱惑，是一种挑战，是一种补充。在我们的生活里，苏州式的古老、沉静、温柔已经变得越来越陌生。而大言欺世、大闹盗名、大轰趋时的“反苏州”却又太多了。苏州更是一种文化历史现实未来的混合体。苏州是一种珍惜，是一种保护，对于一切美德，对于一切建设创造和生活本身的珍惜与保护。也是一种反抗，是对一切恶的破坏的无声的反抗。虽然，恶也是一种时髦，而破坏又常常披上革命的或忽而又披上现代意识的虎皮。我真高兴，七年以后，我有缘再访苏州。我们终于能够平静下来，保护苏州，复原苏州，欣赏苏

州，爱恋苏州了。我们终于能珍重苏州的美，开始懂不应该去做那些亵渎美毁灭美的事情。在历史的惊涛骇浪和汹涌大潮当中，在一个又一个神圣的豪情与偏狂的争闹之中，在不断时髦转眼更替的巨轮与浪头之中，苏州保留下来，苏州复原了，苏州在发展。苏州是永远的。比许多雷霆万钧的炮声更永远。

芦沟晓月

●王统照

苍凉自是长安日，呜咽原非陇头水。

这是清代诗人咏芦沟桥的佳句，也许，长安日与陇头水六字有过分的古典气，读去有点碍口？但，如果你明了这六个字的来源，用联想与想象的力量凑合起，提示起这地方的环境，风物，以及历代的变化，你自然感到像这样“古典”的应用确能增加芦沟桥的伟大与美丽。

打开一本详明的地图，从现在的河北省、清代的京兆区域里你可找得那条历史上著名的桑干河。在外古的战史上，在多少吊古伤今的诗人的笔下，桑干河三字并不生疏。但，说到治水，隰水，水这三个专名似乎就不是一般人所知了。还有，凡到过北平的人，谁不记得北平城外的永定河；——即不记得永定河，而外城的正南门，永定门，大概可说是“无人不晓”罢。我虽不来与大家谈考证，讲水经，因为要叙叙芦沟桥，却不能不谈到桥下的水流。

治水，隰水，水，以及俗名的永定河，其实都是那一道河流——桑干。

还有，河名不甚生疏，而在普通地理书上不大注意的是另外一道大流——浑河。浑河源出浑源，距离著名的恒山不远，水色浑浊，所以又有小黄河之称。在山西境内已经混入桑干河，经怀仁，大同，委弯曲折，至河北的怀来县。向东南流入长城，在昌平县境的大山中如黄龙似地转入宛平县境，二百多里，才到这条巨大雄壮的古桥下。

原非陇头水，是不错的，这桥下的汤汤流水，原是桑干与浑河的合流；也就是所谓治水，隰水，水，永定河与浑河，小黄河，黑水河（浑河的俗名）的合流。

桥工的建造既不在北宋的时代，也不开始于蒙古人的占据北平。金人与